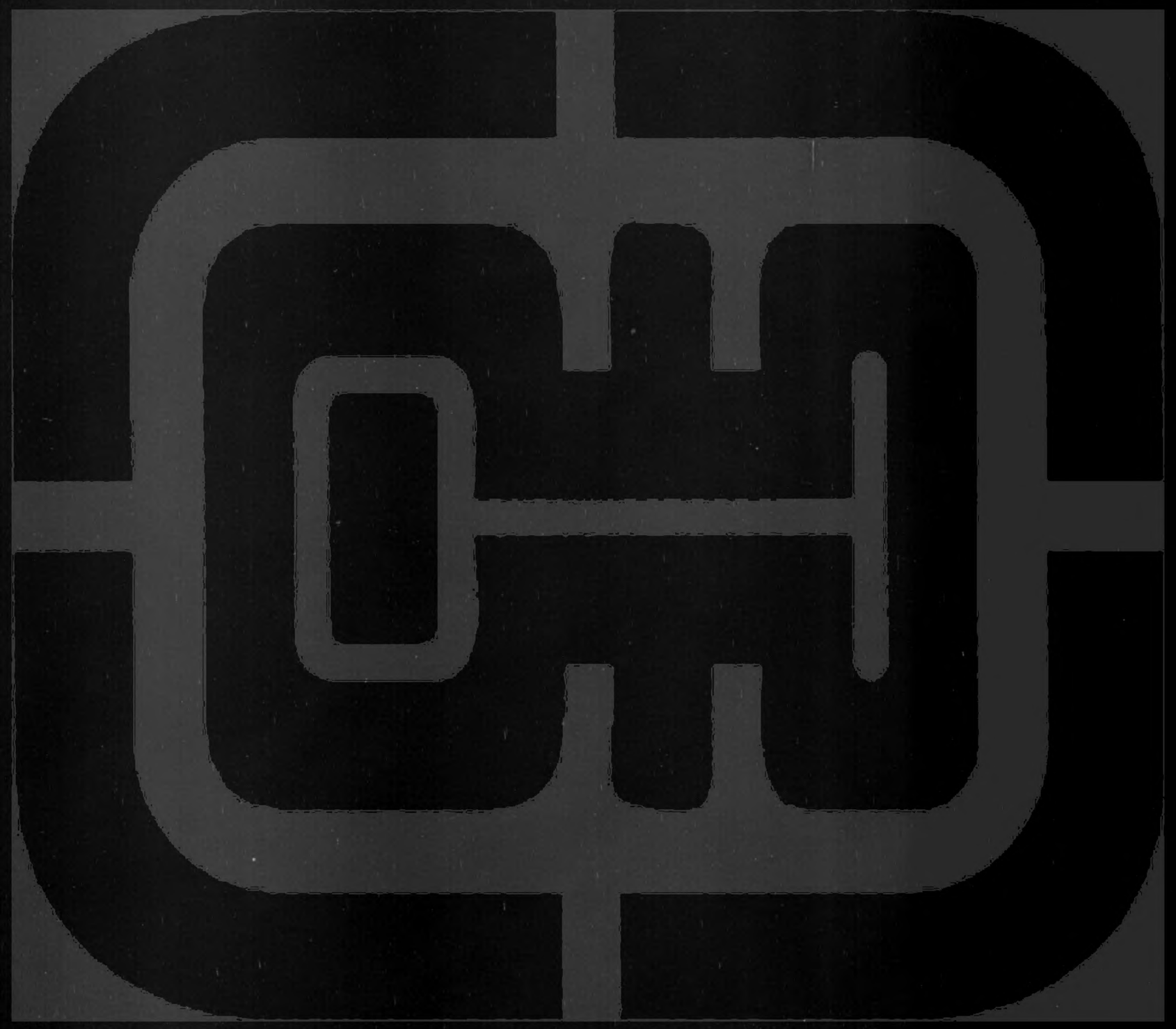

樊川文集第五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罪言

國家大事牧不當官言之實有罪故作罪言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渢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兾州野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沉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渢浮羨淫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蕩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

長沙郭振鐸毋藹花書

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與州以其恃強不循理與其必破弱雖已破與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阪泉在今嬀川縣）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皆（晉）太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鋭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三

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爲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皐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遇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

窺者國家因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
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撑裏混
澒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
委四夷日猖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
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
樂自卑元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
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
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
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
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理若欲悉使生人

無事其要在於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
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
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
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
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
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執者無可柰何階此蜀
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
信自元和初至今一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
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
城耳土地人户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

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致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陽新鄉並屬衛州陿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皐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田弘正來降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史憲誠來降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死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反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取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

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歐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歐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沉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指示順向誣侵族臠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餤屍以戰以此爲俗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郗尚書）趙復振下博敗（杜牧良）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寂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宇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褒公鄂公之徒並爲諸衛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爲寇土數十百萬人爲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

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
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童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
廟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
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
九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檄（茖味切）禳（音釋）耕（音加）耒一時治武騎
劒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
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
師雅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
兵被撤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
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暇異

略雖有蚩尤爲師雅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
于開元末百五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
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聖術也至
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
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
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
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
寇（奚契丹吐蕃雲南大石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
偏重（去聲）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旰（音）會求欲
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

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默七国近者祿山僕固是也）居內則簒（卓莽曹馬已下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簒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諭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人囂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盖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絶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愎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去聲）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都（陽）得都四復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壅抑不下召來災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其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

十六衛

戰論 并序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巔音頂嶭五結切相貫高山大河盤亙交鏁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産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蔟忽反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膻臊徹于帝居周秦單師不

能闢於是盡剷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傜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刓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歐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

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我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萊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

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愰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圍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干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而已

守論并序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殘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洗束兵自守反條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去聲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缺錢鈍含引混貸煦

文粹作鈌鉞兩字

育逆孽而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
思以爲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
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侯蹇頓顛傾而後
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巳
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爲寇伺吾人之顛
頓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
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
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爲後世子孫背
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徒
吾以良將勁兵以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

文粹無而字

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
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
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
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
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
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
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録受之覲
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采
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
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

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西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捍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論相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後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爲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簒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爲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簒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

也周末楊氏爲入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一女一男子偷竊位号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邪爲禍邪一男子爲楊氏之禍邪爲福邪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樊川文集第五

樊川文集第六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燕將録

譚忠者絳人也祖瑶天寶末令内黄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名契丹路）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黄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爲之柰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矣哉兵決出格

沮者斬忠其時爲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吴筭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禁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耻於天下乎既耻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兵練精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友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爲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屬冀州）忠歸燕謀欲

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爲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且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又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唯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臨

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河棣州管獻次商河陽信蒲臺渤海）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泚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爲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劒閣自以爲子孫世世之地然軍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爲騎鼎立相視可爲強矣然從史繞壍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轞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爲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蔟忽反）如搏鶚一可枝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爲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泰山壍大河精甲數億鈐劒其阨可爲安矣然兵折於

潭趙（地名鄆西六十里）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顆（五困切）玩之臣顏澁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爲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人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忠護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于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其遇於馮翊屬縣北徵中因吐其兄之狀其因直書其事至於襄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張保皐鄭年傳

新羅人張保皐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爲軍中小將保皐年三十年少十歲兄呼保皐俱善鬬戰騎而揮槍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皐差不及年保皐以齒年以藝常齟齬不相下後保

皐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爲奴婢願得鎭清海（新羅海路之要）使賊不得掠人西去其王與萬人如其請自大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保皐既貴於其國年錯寘去職饑寒在泗之漣水縣一日言於漣水戍將馮元規曰年欲東歸乞食於張保皐元規曰爾與保皐所挾何如奈何去取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況死故鄉邪年遂去至謁保皐保皐飲之極歡飲未卒其國使至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皐遂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

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徵保皐爲相以年代保皐天寶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爲牙門都將將萬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聊悉詔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

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方知其心不叛知其材可任然後心不疑兵可分平生積忿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保皐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皐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皐果不殺此亦人之常情也臨淮分兵詔至請死於汾陽此亦人之常情也保皐任年事出於已年且寒飢易爲感動汾陽臨淮平生抗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摧於保皐汾陽爲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之際也彼無他也仁義之心與雜情並植雜情勝則仁義滅仁義勝則雜情銷彼二人仁義之心既勝復資之以明故卒成功世稱周邵爲百代人師周公擁孺子而邵公疑之以周公之聖邵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邵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邵公尚爾況其下哉語曰國有一人其國不亡夫亡國非無人也丁其亡時賢人不用苟能用之一人足矣

竇列女傳

列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

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間曰爲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爲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希烈僭故曰臣）須自爲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恠樂曲雜發盡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譟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僞号一如李納（時正已死納代爲帥）先奇曰爾父勃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

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
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劫之耳希烈
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
也此誠知所去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
希烈權也姊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
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
者衆矣豈才力不足邪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
可以有成大和元年予客遊滎陽路出荆州松
滋縣攝令王洪爲某言桂娘事淇年十一歲能
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尚可日記千

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等僭
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說之聽說如
一日前言實良出於王氏實淇之堂姑子也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
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
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
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
其法基秦爲强曰彼仁義虱官也可以置之（置之言不用也）
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

儒分之爲九曰慱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持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爲黃金以餌之晝曰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知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強擗四夷盡非凡王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其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爲梁國者以筍脯麪牲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少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鬬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擬而爲其辭是楊墨駢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

天下通祀唯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門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三子言性辯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楊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能自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即啼是愛與怒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求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

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性情之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爲喻丹朱商均爲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爲善人況生於其室親爲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爲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衆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苟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苟得多矣

塞廢井文

井廢輙不塞於古無所據今之州府聽事有井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匣而護之或横木土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人以至於死世俗終不塞之不知何典故而井不可塞井雖列在五禮在都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遷其都者社稷宗廟尚毀其舊而獨井豈不塞邪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食一頃中一頃樹蔬鑿井而八家共汲之所以籍齊民而重泄地氣以小喻大人身有瘡不醫即死木有瘡久不封即亦死地有千万瘡於地何如哉

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有一井或至大家至于四五井十倍多於古地氣漏泄則所產脆薄人生於地內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寧不由地氣洩漏哉易曰改邑不改井此取象言安也非井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時天子許抽當所上賦錫宴其刺史及州吏必廓其地爲大宇以張其事黃州當是地有古井不塞故爲文投實以土

題荀文若傳後

荀文若爲操畫策取兖州比之高光不棄關中河內官渡不令還許比楚漢成皐凡爲籌計比擬無不以帝王許之海內付之事就功畢欲邀名於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爲忠乎世皆曰曹馬且東漢崩裂紛披都遷主播天下大亂操起兵東都提獻帝於徒步困餓之中南征北伐僅三十年始定三分之業司馬懿安完之代竊發肘下奪偷權柄殘虐狡譎豈可與操比哉若使操不殺伏后不誅孔融不囚楊彪從容於揖讓之間雖慙於三代天下非操而誰可以得之者紂殺一比干武王斷首燒屍而滅其國桓溫四十

年間殺千百比干毒流其社稷可以血食乎可以壇墠父天拜郊乎假使當時無操獻帝復能正其國乎假使操不挾獻帝以令天下英雄能與操爭乎若使無操復何人爲蒼生請命乎教盜穴墻發櫃多得金玉已復不與同挈得不爲盜乎何況非盜也文若之死宜然耶

樊川文集卷第六